

## 山里面到底有没有神仙

韩淑芳

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  
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？  
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  
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？  
多少的日子里，  
总是一个人对天空发呆，  
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  
这么孤单的童年……”

当年，初听罗大佑的《童年》，像被雷电击中一样，使我震撼。

我的童年是跟随着父母的工作，在晋鲁冀三省之间迁徙流动的。当我稍懂人事，我们已经从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，落脚到黄土高原腹地。

童年时期，我遥望着东南方向的天边，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姥娘家熟悉的炊烟和飞来飞去的燕子。可极目处只有一个一个的土山包以及星星点点的植物，阻挡了我的视线。

我们居住的村子位于阳曲县黄寨镇，是一个顺坡而建的条形古村，名叫中社村。村人自夸村子是一条巨龙，我家就在龙尾巴附近。村里的建筑以土窑洞为主，村脚的河道冲积形成肥沃的河地，种植着蔬菜、谷子、玉米等作物。

那时节，我想念姥爷姥娘，想念老家绿油油的麦田，想念田埂上一串串的紫色泡桐花，想念炊烟的柴草味，想念每天结伴疯玩的小伙伴……

某个晴朗的傍晚，我望着远方，眼光越过金光闪闪的中社河和披了一层金边的杨柳树林，看到对面高高的山上有一棵碧油油的松树，好像还有土围墙，于是好奇心大发。那高高的山上是不是住着神仙？是不是姥爷给我讲的蓬莱仙境，有铁拐李何仙姑？是不是有上山砍柴的人在松树下面看仙人下棋，一转眼烂了斧子，他回了村子谁也不认识了，也可能听不懂我说话——因为我是一个讲河北话的孩子。

一天天的遐想，伴随了我的童年。

后来，听说那个土围子叫“老爷寨”，曾经是香火旺盛的关帝庙，后来被拆除了，只留下残垣断壁无言地面对村庄。

那时我喜欢“诗鬼”李贺的诗句：“少年心事当拏云，谁念幽寒坐呜呃”“女娲炼石补天处，石破天惊逗秋雨”“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”……想象着老爷寨就是天，似乎童年最大的梦想就

是伸手去探老爷寨顶上的云朵，站在老爷寨顶，豪迈地笑对自己常常发呆的小小村落。

离开村庄不觉经年。退休后的母亲想回村里居住，家人就修葺了老院，我也陪母亲多次往返城乡之间。

岁月无声地流走，空余白云恨悠悠。

高原上，五月的风和煦可亲，我已找不到夕阳下锦缎一般的宽阔的中社河，找不到坐标一般的苍松，但是土围子被风霜雨雪侵蚀多年后，轮廓还在。所有的景色似乎在我日渐老去的眼中缩小了，有时会恍惚：这到底是不是我小时候充满了好奇、有几分神秘的老爷寨？

早晨，我们一行人沿背阴的山坡上山，穿过军装的老弟用锄头披荆斩棘开路，我们气喘吁吁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攀爬到平台上。丛生的荆条布满了土台，台子上多处坍塌下陷，看不到曾经香火旺盛的遗迹，也找不到苍松的位置。

分开荆棘，小心地登上老爷寨残存的土围墙，这是周边的制高点了。湛蓝如洗的碧空，雪白的云朵温柔地游移，旷野上清冷的风，裹挟着黄土的味道。两只乌黑的红嘴鸦在天空盘旋，飞累了落在白杨树高高的梢头。放眼四野，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温柔地呈现在眼前，深绿、浅绿、黄绿、褐绿，以及河地刚刚点染了绿芽的泛着银白色光芒的薄膜，在黄土地上整齐划一地静止，一组组几何图形的田地和蜿蜒的村庄，浓缩成小人国一般。

任凭清风飞扬长发，任凭云朵游移头顶，任凭思绪天马行空，任凭无数的遐想在此时此刻定格，填补了老爷寨曾经人声鼎沸的空白。

寻觅到另一条下山的路，需要穿越墙脚坍塌的土洞。阳面山坡上，荆棘和酸枣树更加茂密，我们连跑带跳迂回曲折地总算下了山。坐在碧草如茵的林中，才发现胳膊上、腿上被刺划出一道道血痕。身边是一簇簇、一丛丛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，黄灿灿的牧马豆花、蒲公英花以及耀眼明艳的蕨麻花，紫色的大蓟小蓟野豌豆花，猩红色的鱼鳃花……

仰头看看，似乎人迹罕至的老爷寨没有那么神秘莫测、没那么高不可攀了，似乎，圆了童年的梦想，知晓了山里面到底有没有神仙。

## 土豆丝情结

倪吉利

孙子过生日，全家人就近到饭店小聚。点菜时，孙子要了个酱油土豆丝。大家有说有笑、推杯换盏，眨眼的工夫，那盘土豆丝就见底了。看他没吃够的样子，又要了一份。土豆丝上来后，我顺手夹了一筷子尝尝，味道还可以。

这些年，我在家里是从来不吃土豆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年轻时参军，驻地是河北围场，那地方气候寒冷，盛产土豆。每天餐桌上，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条、土豆块……除了土豆就是土豆。记忆犹新的是新兵连的伙食，那是1976年隆冬，每天高强度训练，好容易熬到饭点了，不是大米和小米掺和做成的二米饭，就是窝窝头、水煮冻白菜、清炖土豆块，整整吃了3个月。冬天气温低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土豆冻得跟石头似的，菜刀切不动，只能用训练用的模拟手榴弹砸。

前几年，我去探望在部队服役的儿子。我高兴地发现，部队官兵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，餐桌上菜品丰富，从量到质都有保障，既暖胃又暖心，可谓今非昔比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在过去，土豆和大白菜是冬季的主打菜。每到冬季，家家户户都要储菜，一直吃到来年开春。现在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各种新鲜蔬菜长年供应，高档食材摆上了普通人家的餐桌，粗粮、野菜反而成了稀罕货。吃惯了大鱼大肉，还很想念过去的粗茶淡饭，偶尔调剂一下生活，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。

触景生情，土豆丝勾起了我过往的回忆。那时候部队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是磨炼了意志，收获了成长，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清贫，但精神生活非常富足。今天想来，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## 一个平凡的清晨

王海燕

2024年11月13日，娄烦县城，立冬后一周。一个普通的早晨，正宜范成大的《早发竹下》所言“结束晨妆破小寒，跨鞍聊得散疲顽”，今日我不“跨鞍上马”，要走着去上班。

雨后的天气清新湿润，湿湿亮亮的柏油路静静地延展向远方。

张扬惯了的柳树难得地齐齐垂首站立着，湿湿密密的柳条弯弯地向下，静默凝重得有些做作，仿佛小孩子绷住的严肃脸蛋，却掩藏不住外露的稚气。

一只白色小狗拽着女主人“扑棱棱”地从我跟前窜过去，喜悦与兴奋溢满亮亮的小眼睛。穿青绿色棉绒睡衣的女子只顾低头看手机，全然不顾她的小狗狗要把她带向哪里。

白色小汽车一辆挨着一辆停在楼下，远远望去，在大雾中仿佛刚出锅冒着热气的蒸馍。车内的摆饰形态各异，各具特色。有辆车的后窗玻璃上贴有“单身可聊”字样，小红心旁边落了一圈槐树叶，它们耳鬓厮磨，卿卿我我，仿佛倾诉着没完没了的情话。

又碰到了之前的同事，他已改行不做教师很多年了。“走路啊？”我冲他笑，心里却酸溜溜的。想，不用上早自习还起这么早？这么晚还走路，肯定不用8点签到。

快步疾行，不觉已经走到消防队。新修的一级公路应该快交工了，几辆大小不一的压路机威风凛凛地停在路边，刚铺上沥青的路面黑黝黝的，蜿蜒向幸福的远方。人们说，走这条路去太原只需要一个小时，同事高兴地说，去天池店她妈妈家只用15分钟。我心里期待着，通车后一定要亲自去验证一下。想起上师范那会儿，坐船坐三轮坐大巴坐公交，折腾大半天才能到学校。

一扭头，我被前方树枝上闪耀着的无数个小白点吸引了。在学校绿色铁皮外墙和红色宿舍楼的映衬下，它们白如珍珠、亮如钻石。那是什么？小跑近前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昨夜的小雨变出来的小把戏啊！只见一颗颗小水珠娇滴滴、嫩生生地挂在已经落叶的桃树枝上，一字排开，间距等量，滚圆透亮，大小一致，像五线谱上的颗颗音符，又像穿成的串串玉珠。它是来填补叶落的单调吧？它使这一方天地恍若一个璀璨夺目的童话世界。我内心雀跃，拿出手机，留下了这难得的美丽瞬间。

看看时间，我赶紧跑进校园。天空灰白，远山朦胧，综合楼漂亮大气。楼前的梧桐叶黄了，斑斑驳驳的棕色点染其间。终于成活的它们打破了娄烦不适宜梧桐生存的预判。瞅瞅天空，我期待“日高烟敛，更看今日晴未”，那样的话，天蓝叶黄，我要拍一张最惊艳的晴日梧桐奋发图！

如果可以，我愿天天走路上班，踏着生命的节拍和韵律，享受清新，感受平凡日子的每一帧。